

內旋召見而厚賜之也故嘗昇之事當以逆  
臣錄襲封簿二書爲正其它革除諸書所載  
一切削去可也王世貞撰開平世家云昇抗  
靖難師得罪安置臨安以憂卒此尤爲附會  
不足置辨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賜李善長從子佑及吉安  
侯陸亨等死

按洪武實錄延安吉安平涼南雄四侯皆吉  
安家奴封帖木所告與胡惟庸等同謀爲變  
者也實錄于五月乙卯但記賜善長從子佑

及陸亨等死而不詳其事延安等三侯既不  
爲立傳亦不載其所終黃金開國功臣錄於  
四侯皆云二十六年卒王世貞高帝功臣表  
皆書二十六年卒追論姦黨國除仲亨之賜  
死國史旣大書其事無可疑者然延安三侯  
皆與惟庸等約日爲變厥罪惟均旣賜亨死  
則勝宗聚庸安得同罪而異罰耶實錄書云  
賜亨等死曰亨等則其非一人可知以書法  
推之蓋包括勝宗聚庸而爲之詞其必以同  
時賜死無疑也按昭示姦黨第二錄載延安

侯唐勝宗招云今蒙提問胡黨情節從實開  
招于後又載平涼侯費聚全招則勝宗與亨  
等俱下獄卽訊明矣又延安家人汪成招云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延安侯往黃平公幹差  
成往蘇州閏四月成到黃平回話回還彼時  
胡黨事正發恐本官家被人招出藏匿江寧  
縣舊識人呂二家本人同高里長赴官首告  
送問按實錄二十三年正月勝宗討平貴州  
平越苗蠻卽命同鳳翔侯往黃平等處屯田  
練兵與汪成招相合汪成自黃平還卽恐胡

家事發藏匿人家旋被首告則勝宗之逮問  
亦必以是年閏四月也實錄云上復命諸  
司官讞之亨等皆具伏曰亨等皆具伏則勝  
宗聚庸舉在其中矣實錄自二十三年五月  
後延安四侯皆不復見其以五月被誅可知  
二十三年六月載從勝宗之請給雲南諸衛  
耕牛蓋勝宗在黃平請之也實錄云先是勝  
宗請給至是詔給與之則是年六月勝宗不  
在黃平又可推矣黃金於功臣之誅皆從諱  
詞槩云二十六年薨殊爲失實世貞曾見國

史多所援據而於延安諸侯悉因黃金舊文不可曉也今悉從庚午詔書及昭示姦黨三錄又參互以實錄一一釐正如左

平涼三侯與吉安同罪同辟無可疑者開國功臣錄費聚傳云二十三年自雲南召還賜金帛還鄉優老二十六年卒上爲輟朝遣祭黃金未見國史故妄爲粉飾如此鄭曉異姓諸侯傳云聚坐胡黨上曰聚往征姑蘇朕嘗詈責遂有反謀後竟得釋鄭氏所記亦出庚午詔書第未見其全文所謂後竟得釋

者則因功臣錄記其卒于二十六年且有祭恤之典求其說而不得而曲爲之詞也史家乖繆不可考信如此

洪武二十四年東川侯胡海卒

海之卒也史爲立傳記上爲輟朝致祭錙三吾又爲撰墓志其獲考死無疑矣然贈諡恩卹槩未有聞焉實錄云海嘗有罪收其公田藍王對胡王云你家也是爲事的則知海雖死牖下其實亦伏罪而沒也是時藍黨未發其亦以胡黨牽連者與黃金錄云當時黨

論一興元功宿將惴惴焉朝不謀夕海獨擺  
脫衆中一辭莫逮卒荷寵靈考終牖下其亦  
以得託肺附之故幸而免哉東川三子長斌  
以從征死次王坐藍黨次觀尚主卒其子忠  
授孝陵指揮觀之子得不坐藍黨者或以南  
康之故而東川之有罪與其得免則史既不  
書他亦無可考也

洪武二十五年八月江夏侯周德興以帷薄不  
脩伏誅

王世貞開國功臣表大書于德興之下曰十

八年坐亂宮死攷庚午詔書條列臨川侯胡  
美罪狀蓋如世貞所書而德興則以帷薄不  
修伏誅見於國史未可以美之罪坐之也豈  
世貞所見庚午詔書載在九朝野記者首尾  
脫略不及深考而誤繫於德興之下耶或如  
逆臣錄所載王誠之招則德興之子驥實犯  
禁而并坐德興耶抑國史所記帷薄不脩蓋  
亦史官之微詞耶余於諸招自臨川侯外如  
李善長之二子及費聚之子越楊璟之子通  
達德興之子驥皆削而不載後之取徵者考

姦黨逆臣二錄全招則知之矣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涼國公藍玉謀反與吏部尚書詹徽等俱伏誅

鄭曉異姓諸侯傳云藍玉反獄上集羣臣廷議王強辨轉展板染不肯服詹徽叱玉吐實無徒株連人王大呼曰徽卽吾黨遂併執徽按逆臣錄載徽招云近日 上位好生疑我必是連我也拏下則王先伏誅而徽後始敗露也鄭曉所記蓋出稗史近于戲矣又史敬德招云二月初九日詹尚書對敬德說涼國

公見拏在衛你可打聽如招我便來報我知道此招亦可以徵鄭記之妄

洪武二十八年二月宋國公馮勝卒

按實錄于宋公之卒書其日月又爲立傳然考國史之例書卒而以誅死者王弼是也書卒且立傳而以誅死者廖永忠是也宋公之卒也國史書其卒則如賴國定遠書其卒而立傳則又如德慶然而宋公實以誅死則國史正用二公之例不可得而掩也勝之得罪不獨以北征之故如平涼之役代大將軍總

制軍事不俟朝命輒自引還跋扈不臣罪狀顯著高帝豈能貫之二十七年手詔以家人違令瑣事頻煩戒諭至云禍福之來皆人自致念卿兄弟相從開國有功且連姻親不忍不爲卿君臣之際猜疑切責如此求其令終豈不難哉本傳記北征之事但云上以此深責之其有所諱耶抑亦使人習其讀而問其傳耶俞本記事錄云宋國公勝潁國公友德等爲黨逆事伏誅家屬悉令自縊毀其居室而焚之非俞本之錄大書特書則宋潁被誅之事遂不可考矣涼國之誅在洪武二十六年而宋潁相繼伏誅俞本云爲黨逆事其爲藍王之黨可知也宋潁誅而開國之元功盡矣豐沛舊臣如晨星之僅存者惟長興武定耳嗚呼微孝廟之繼絕則開平之苗裔尚夷愍隸微世廟之議禮則青田之帷幄孰與享烝又况菹醢隕身叅夷湛族者乎史家疏繆不稽本末昧丹書之慘酷悼信誓之凌夷斯則文獻無徵可爲嘆息者矣又按黃金開國功臣錄凡功臣賜死與伏誅

者皆諱而書卒李善長陸仲亨之類是也鄭  
曉大事記及列傳別起一例於李善長傳友  
德之類皆書曰暴卒惟藍玉書伏誅以暴卒  
別于伏誅所以別諸公于玉也曉之微指也  
攷之實錄則義例尤錯互不一有直書自經  
及賜死者善長亨之類是也有直書其事而  
曰伏誅者藍玉周德興之類是也有于卒之  
年月立傳且書其賻恤而實以誅死者廖永  
忠也有於卒之年月立傳而不載賻恤者馮  
勝也有卒之年月但書曰卒而別立傳於封

爵之年月者傅友德也有止書其卒而封爵  
之年月并不立傳者王弼也有其人以誅死  
而沒其事并不記其所終者胡美黃彬之類  
也有不記其所終而略舉其事或在奉朝請  
之下或在封爵之下者陸聚孫恪之類是也  
國史大書特書發凡起例在諸公必信而有  
徵立乎定哀以指隱桓將使誰正之哉夫班  
馬傳漢不沒韓彭之嬰僂歐宋書唐必著文  
靜之撫膺山河之誓未乾麒麟之圖安在逝  
者不作來者難誣安用出入多端掩沉寃于

青史推敲隻字寄隱獄于丹書也哉愚不能  
深知國史之微詞亦不敢妄效諸公之別例  
傳疑傳信良懼厚誣前人知我罪我庶幾俟  
諸百世云爾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六

讀杜小箋上

歸田多暇時誦杜詩以銷永日閒有一得輒  
舉示程孟陽孟陽曰杜千家注繆僞可恨子  
何不是正之以遺學者予曰注詩之難陸放  
翁言之詳矣放翁尚不敢注蘇予敢注杜哉  
相與歎息而止今年夏德州盧戶部德水刻  
杜詩胥鈔屬陳司業無盟寄予俾爲其叙予  
既不敢注杜矣其又敢叙杜哉予嘗妄謂自  
宋以來學杜詩者莫不善於黃魯直評杜詩

者莫不善於劉辰翁魯直之學杜也不知杜之真脉絡所謂前輩飛騰餘波綺麗者而擬議其橫空排奐奇句硬語以爲得杜衣鉢此所謂旁門小徑也辰翁之評杜也不識杜之大家數所謂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者而點綴其尖新雋冷單詞隻字以爲得杜骨髓此所謂一知半解也弘正之學杜者生吞活剝以尋樞爲家當此魯直之隔日瘡也其黠者又反脣於西江矣近日之評杜者鉤深抉異以鬼窟爲活計此辰翁之牙後慧也其橫者并

集矢於杜陵矣嗚呼大雅之不作久矣德水北方之學者奮起而昌杜氏之業其殆將箴宋元之膏肓起今人之廢疾使三千年以後渙然復見古人之總萃乎苦次幽憂寒窗抱影紬繹腹笥漫錄若干則題曰讀杜詩寄盧小箋明其因德水而興起也曰小箋不賢者識其小也寄之以就正于盧且道所以不敢當序之意癸酉臘日虞鄉老民錢謙益上

遊龍門奉先寺

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

蔡條西清詩話黃魯直較本云王荆公言天  
闕當作天闕對雲臥爲親切予讀韋述東都  
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焉此  
遊龍門詩也用闕字何疑程大昌演繁露亦  
引水經以證之予按韋應物龍門遊眺詩鑿  
山導伊流中斷若天闕又云南山鬱相對此  
杜詩注脚也荆公妄改殊不足信

冬日雒城北謁玄元皇帝廟廟有吳道子  
畫五聖圖

配極玄都闕凭高禁籞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  
非嘗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  
月近雕梁僊李盤根大猗蘭奕葉光世家遺舊  
史道德付今王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  
移地軸妙絕動宮牆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  
冕旒俱秀發旌旆各飛揚翠栢深留景紅梨迴  
得霜風箏調玉柱露井凍銀牀身退卑周室經  
傳拱漢皇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

唐自高祖追崇老子爲祖天寶中見像降符  
不一而足人主崇信之極矣此詩直記其事  
以諷諫也配極四句言玄元廟用宗廟之禮

爲不經也碧瓦四句譏其宮殿壯麗踰制爲非禮也世家遺舊史謂開元中奉勅升老子莊子爲列傳之首序伯夷上然太史公不列于世家終不能改易舊史蓋微詞也道德經今王謂玄宗親注道德經及置崇玄學然未必知道德之意亦微詞也畫手以下八句記吳生畫圖也世代之寥廓如彼畫圖之親切若此冕旒旒旒眩耀耳目不亦近於兒戲乎翠栢四句叙冬日之景也身退以下四句始略見大意以謂老子五千言其要在清淨無爲理國立身是故身退則周衰經傳則漢盛卽令不死亦當藏名養拙豈肯憑人降形爲妖爲神以博人主之崇奉乎此詩雖極意諷諫而鋪張盛麗語意渾然所謂言之無罪聞之足戒者也

投贈哥舒開府

受命邊沙遠歸來御席同軒墀曾寵鶴畋獵舊非熊

哥舒翰與安祿山思順竝爲節度使祿山在范陽思順與翰分控河隴故曰受命邊沙遠

也翰素與二人不協天寶十一載竝來朝玄宗使高力士於城東崔駙馬池亭讌會賜熱洛河以和解之故曰歸來御席同也寵鶴非熊卽御席之人分別言之言祿山思順軒墀之鶴耳豈如翰爲畋獵之非熊乎以衛懿公託諷玄宗譏其暱于私倖不能屏祿山思順而專任翰也劉辰翁漫評之曰此語深媿士大夫實不知作何解可爲一笑

麗人行

本朝楊慎云古本多足下何所著紅蕖羅襪穿鎗銀二句徧攷宋版竝無之楊氏詩話往往改竄僞託以欺後人流俗多爲所誤故辨之於此

送高三十五書記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爲

吐蕃每至麥未熟時卽率部衆至積石軍獲取之呼爲吐蕃麥莊哥舒翰遣將邀擊匹馬不還此詩記其事又戒以勿逢迎人主好武之意窮兵於石堡河曲也高適爲翰掌書記

故曰軍事留孫楚劉辰翁云崆峒猶言一大地也純漏至此稍知免園冊者不爲而世猶宗之何也

上韋左相

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舊臣應圖求駿馬驚代得麒麟沙汰江河濁調和鼎彙新韋賢初相漢范叔已歸秦

天寶十三載霖雨六十餘日天子以宰輔或未稱職命楊國忠精求端士故曰霖雨思賢佐非尋嘗使霖雨故事也上以見素經事相

王府有舊恩可之故曰丹青憶舊臣他本作老臣直臣皆非也范叔歸秦此句託意最爲深遠蓋見素雖爲國忠引薦公深望其秉正去國忠以匡時故以范叔歸秦諷之國忠之在唐猶穰侯以外戚擅秦也今范叔已歸秦矣穰侯其可少避乎蓋詭詞以勸之見素雖不能用公言然公之謀國用意深切如此千載而下可以感歎也舊注以爲喻見素父湊仕隋歸唐湊以永淳二年釋褐未嘗仕隋舊注純繆多此類也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高標跨蒼天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  
百憂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梭仰穿龍蛇窟始  
出枝撐幽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  
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  
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  
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丘黃鸝去不息哀鳴何  
所投君看隨陽鴈各有稻梁謀

三山老人曰此詩譏天寶時事也秦山忽破  
碎喻人君失道也涇渭不可求云云言清濁

不分而天下無紀綱文章也虞舜蒼梧思古  
之聖君而不可得也瑤池日晏言明皇方耽  
於淫樂而未已也賢人君子多去朝廷故以  
黃鸝哀鳴比之小人貪祿戀位故以陽鴈稻  
梁刺之也按此詩首言高標烈風登茲百憂  
登高視下岌岌手有漂搖崩折之恐正起興  
也涇渭不可求長安不可辨所以迴首而思  
叫虞舜蒼梧雲正愁猶太白云長安不見使  
人愁也唐人多以王母喻貴妃瑤池日晏言  
天下將亂而宴樂之不可以爲嘗也宋人詩

說多支離可笑三山老人論此詩殊近理故  
取之程孟陽曰玄宗遊宴貴妃皆從幸蒼梧  
雲正愁闇指二妃之事也故以瑤池日晏惜  
之

### 白絲行

縑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象牀玉手  
亂脫紅萬草千花動凝碧已悲素質隨時染裂  
下鳴機色相射美人細意熨帖平裁縫減盡鍼  
線跡春天衣著爲君舞蛺蝶飛來黃鸝語落絮  
遊絲亦有情隨風炤日宜輕舉香汗輕塵汚顏  
色開新合故置何許君不見才一作志士汲引難恐  
懼棄捐忍羈旅

傅咸集曰河南郭泰機寒素後門之士不知  
余無能爲益以詩見激切可施用之才而况  
沉淪不能自拔于世余雖心知之而未如之  
何此屈非復文辭所了故直戲以荅其詩云  
郭詩曰皦皦白素絲織爲寒女衣寒女雖巧  
妙不得秉杼機天寒知運速况復鴈南飛衣  
工秉刀尺棄我忽若遺人不取諸身世士焉  
所希况復已朝餐曷由知我饑此詩用泰機



之言而反之秦機以白絲寒女自喻而致憾於衣工之棄我以冀成之相薦此詩謂白絲素質不自貴重而隨時染裂春天衣著隨風輕舉亦可謂妙于趨時者矣然而有香汗輕塵之污有開新合故之置向之汲汲求進徒自黜耳所以才人志士深思汲引之難恐懼棄捐而忍于羈旅也此詩全用選詩而屬意尤爲深婉故曰熟精文選理豈欺我哉

### 哀王孫

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嘗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

玄宗凌晨自延秋門出親王已下多追之不及故曰骨肉不待同馳驅也王孫不肯道姓名但乞爲奴困苦若此且竄逃荆棘身無完膚形容變盡幾不可辨識矣然隆準之子孫千人亦見其能免於逆胡之物色乎故曰龍種自與嘗人殊王孫善保千金軀危之也亦戒之也祿山使孫孝哲殺霍國長公主及王妃駙馬等剗其心以祭慶宗又殺皇孫及郡縣主二十餘人王侯將相扈從入蜀者子孫

兄弟雖嬰孩皆不免刑戮當時降逆之臣必有爲賊耳目揆捕王孫妃主以獻奉者如張均者不難爲賊毀阿奴三哥家事又何有於王孫故曰慎勿出口他人狙又曰哀哉王孫慎勿疎蓋囑其慎防此輩不獨如孫孝哲爲賊寵任者也有宋靖康之難羣臣爲金人揆索趙氏宗室遂無遺種逆臣媚子千載如一轍讀此詩可爲流涕

哀江頭

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

劔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城北

此詩興哀於馬嵬之事專爲貴妃而作也蘇黃門曰哀江頭卽長恨歌也斯言當矣清渭劔閣寓意於上皇貴妃也玄宗之幸蜀也出延秋門過便橋渡渭自咸陽望馬嵬而西則清渭以西劔閣以東豈非蛾眉宛轉血污遊魂之地乎故曰去住彼此無消息行宮對月夜雨聞鈴寂寞傷心一言盡之矣人生有情

淚霑臆江水江花豈終極卽所謂天長地久  
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也宋人謂一秦一  
蜀託諷玄肅父子之間非也黃昏胡騎塵滿  
城欲往城南忘城北興衰無情之地沉吟感  
歎瞽亂迷惑雖胡塵滿地至不知城之南北  
此所謂有情癡也陸放翁但以辛屯惶惑爲  
言殆亦淺矣

塞蘆子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內空  
荆杞思明割懷衛秀巖西未已迴略大荒來嶠  
函蓋虛爾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  
人疾驅塞蘆子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賊起近聞  
昆戎徒爲退三百里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  
誰能叫帝閭胡行速如鬼

是時賊據長安史思明高秀巖重兵趨太原  
嶠函空虛公以爲得延州精兵萬人塞蘆關  
而入直擣長安可以立奏收復之功也首言  
五城荆杞惜其單虛無兵可用也思明自博  
陵寇太原舍河北而西故曰割懷衛秀巖自  
大同與思明合兵故曰西未已兩寇欲取太

原長驅朔方河隴而長安西門之外皆爲敵  
壘故曰迴略大荒來嶠函蓋虛爾也疾驅塞  
蘆子言塞蘆子而疾驅長安非壅塞之塞也  
薛景僊守扶風關輔響應取道扶風與景僊  
合力則收復尤易也寇方從事於西而我出  
奇蘆關以擣其虛故曰蘆關扼兩寇此公之  
深意也兵貴神速不可使寇知而備之故曰  
誰能叫帝閭胡行疾如鬼也王深父以爲不  
當撤西備而爭利於不宋人又有謂塞蘆子  
以拒吐蕃者荆公極推深父不應無識至此

### 晚行口號

遠媿梁江總還家尚黑頭

江總十八解褐年少有名侯景之亂崎嶇累  
年至會稽郡曰梁江總以總在梁遇亂尚少  
年也劉辰翁云著一梁字見其自梁入陳又  
自陳入隋歸尚黑頭也強作解事可笑不知  
總入隋年七十餘矣劉之不學如此總後有  
自梁南還尋草宅詩云紅顏辭鞏維白首入  
轅轅其非黑頭可知矣

### 北征

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

許彥周云禍亂既作惟賞罰當則再振否則不可支矣元禮首議誅國忠太真無此舉雖有李郭不能奏興復之功故以活國許之予謂微爾人盡非猶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也其推許之至矣

### 行次昭陵

舊俗疲庸主羣雄問獨夫識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風雲隨絕足日月繼高衢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嶇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指麾安率土盪滌撫洪鑪壯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王衣晨自舉石一作鐵馬汗嘗趨松栢瞻虛殿塵沙立暝途寂寥開國日流恨滿山隅

此詩草堂詩箋叙於北征之後蓋肅宗收京後作也往者災猶降言安史之亂乃隋末之災再降於今日也指麾盪滌序收復之功也石馬汗嘗趨潼關之戰昭陵奏是日石人馬皆流汗事見安祿山事蹟李義山復京詩天教李令心如日可要昭陵石馬來韋莊再幸

梁洋詩興慶王龍寒自躍昭陵石馬夜空嘶  
皆記此事也黃鶴叙于天寶五年今人多仍  
其謬故正之

### 洗兵馬

已喜皇威清海岱嘗思僊仗過崆峒

雍錄崆峒山在原州高平縣卽笄頭山涇水  
之所發源也肅宗自靈武起兵而杜詩云云  
者元和志隴山在隴州之北卽靈州靈州卽  
靈武也肅宗卽位靈武南回自原州入卽崆  
峒在回鑿之地矣

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鶴駕通宵  
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

肅宗卽位後下制曰復宗廟於函雒迎上皇  
于巴蜀道鑾輿而反正朝寢門而問安朕願  
畢矣上皇至自蜀卽日幸興慶宮肅宗請歸  
東宮不許已而聽李輔國讒閒遂有移仗之  
事其端已見於此此詩蓋援據寢門問安之  
詔引太子東朝之禮以諷諭也鶴駕龍樓不  
欲其成乎爲君也其詞嚴矣湖州有顏魯公  
放生池碑載其上肅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

天子之孝問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禮東坡云  
魯公知肅宗有媿于是故以此諫也

攀龍附鳳勢莫當天  
下盡化爲侯王汝等豈知  
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強  
關中旣留蕭丞相幕  
下復用張子房

攀龍附鳳指靈武勸進之人靈武之事公心  
所不與是時方加封蜀郡靈武元從功臣肅  
宗之意獨厚于靈武故婉詞以譏之豈知蒙  
帝力不得誇身強卽介子推所謂二三子貪  
天功以爲己力也郭湜高力士傳云輔國趨

馳未品小了織人一承攀附之恩致位雲霄  
之上欲令猜阻更樹勳庸移仗之端莫不由  
此與公詩意正相脗合關中旣留蕭丞相謂  
房瑄也瑄自蜀奉冊留相肅宗故曰旣留也  
張子房謂張鎬也時鎬方代瑄爲相故曰復  
用瑄與鎬皆玄宗舊臣遣赴行在肅宗用之  
而不終者也蕭丞相或以謂指杜鴻漸據新  
書卿乃我蕭何之語失之遠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朱子集 卷六



牧齋初學集卷

一百七

讀杜小箋中

晚出左掖

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

雍錄宣政殿下有東西兩省別有中書門下外省又在承天門外兩省官亦分左右各爲解舍杜詩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其曰散曰歸分班而出東西各歸其解也

紫宸殿退朝口號

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雍錄政事堂在東省屬門下自中宗後徙堂於中書省則堂在右省也杜甫爲左拾遺作紫宸殿退朝詩云云鳳池者中書也左省官方自宮中退朝而出則歸東省者以本省言也巳又送夔龍於鳳池殆左省官集政事堂白六押事邪杜之爲左拾遺在中宗後則政事堂已在中書矣故歸東省而集於西省者就政事堂見宰相也岑參爲右補闕故杜答參詩曰窈窕清禁闈罷朝歸不同言分東西班各退歸本省也又云君隨丞相後我往月

華東丞相罷朝絲月華門出而入中書凡西省官亦隨丞相出西也左省官仍自東出故

曰我往日華東也

我往諸本皆作往當以雍錄爲是

曲江對酒

龍武新軍深一作經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旁

此亦懷玄宗南內之詩也玄宗用萬騎軍以平韋氏改爲龍武軍親近宿衛今深居南內無復昔日駐輦遊幸矣興慶宮南樓下臨通衢時置酒眺望然欲繇夾城以達曲江芙蓉

苑不可得矣曰深駐輦謾焚香則其深宮寂  
莫可想見矣金錢之會無復開元之盛雖對  
酒感歎意亦在上皇也程大昌以謂龍武軍  
中官主之最爲親暱初時擬幸芙蓉後遂留  
駐龍武蓋有譏也予以爲不然

至德二年甫自京金光門出閒道歸鳳翔  
乾元初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  
出此門有悲往事

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緜至今殘破膽應有未  
招魂近侍歸京邑移官豈至尊無才日衰老駐  
馬望千門

公自叛賊中間關九死得達行在近侍未幾  
移官遠出此詩蓋深歎肅宗之少恩也題云  
自金光門出又云因出此門此詩之題卽序  
亦卽詩也招魂曰魂兮歸來入修門此二經年  
之後再出國門痛定思痛猶有未招之魂比  
招魂之言尤可傷矣移官豈至尊猶云豈至  
尊乎蓋不忍斥言之也駐馬望千門正古人  
去不忘君之義公之移官以上疏救房瑄  
也瑄素負重名馳驅奉冊致位宰相肅宗以

其爲玄宗建議制置天下支庶悉傾大藩心  
忌而惡之乾元元年六月下詔貶瑄并及劉  
秩嚴武等以瑄黨故也舊書云瑄罷相甫上  
言瑄不宜罷肅宗怒貶瑄爲刺史出甫爲華  
州司功參軍按杜集有至德二載六月有奉  
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蓋瑄以是時罷相公  
論救詔三司推問以張鎬救勅放就列至次  
年六月復與瑄俱貶也然而詔書不及者以  
官卑耳鎬代瑄相亦以是時罷鎬亦蜀郡舊  
臣坐瑄黨也公詩於瑄鎬及武深所推服而  
代肅閒論時事則始終以封建爲得策蓋公  
與瑄同心若此然吾觀賀蘭進明之譖瑄曰  
瑄昨於南朝爲聖皇制置天下又曰於聖皇  
爲忠於陛下非忠也肅宗惡瑄盡出其黨下  
詔表暴其罪蓋忠於聖皇之語有以深中其  
心也移仗之事其端已見於此李輔國特探  
其邪心而成之耳公與瑄之貶謫關係玄宗  
父子閒事此其事君交友生平出處之大端  
故表而出之作年譜者至謂公不知論何事  
而出其陋甚矣

寄張十二山人彪

時來故舊少亂後別離頻世祖修高廟文公賞  
從臣商山猶入楚源水不離秦存想青龍秘騎  
行白鹿馴耕巖非谷口結草卽河濱

至德二載蜀郡靈武元從功臣皆加封爵次  
年四月九廟成備法駕自長安迎神主入新  
廟故曰世祖修高廟文公賞從臣借漢晉以  
爲喻而宗廟之焚毀闕廷之匡復皆盡於十  
字之中矣敘事簡妙若此真攢簇五行手也  
商山源水不出秦楚疆域喻西都喪亂而山

人仍隱於嵩陽也當天地翻覆之時耕巖結  
草想青龍而騎白鹿靜者之妙如此此數句  
隱顯映帶其妙處未易名言亦可以悟作長  
律之法肅宗賞功獨厚於靈武從臣故曰  
文公賞從臣引介子推之事以譏之也傳曰  
定哀多微詞公於玄肅之際其多微詞如此

天末懷李白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

魑魅喜人過喜其來而擇人以食也卽招魂  
之意

送遠

帶甲滿天地胡爲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  
孤城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別離已昨日因  
見古人情

亡友顧雲鴻朗仲曰親朋一哭鞍馬孤城送  
遠之事盡矣歸而思之草木之歲月如彼關  
河之霜雪如此別離之况倏已昨日因以見  
古人之情莫深於送別良有以也朗仲恨人  
也故其言如此

觀兵

北庭送壯士貔虎數尤多精銳舊無敵邊隅今  
若何妖氛擁白馬元帥待彫戈莫守鄴城下斬  
鯨遼海波

乾元元年郭子儀領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  
州明年史思明引衆來救官軍敗而解去先  
是李光弼請與朔方兵同逼魏城則鄴城必  
拔魚朝恩不可而止而汾陽與光弼謀議不  
同遂列大陣於城南十里此詩謂官軍當直  
擣幽燕破思明之巢穴不當堅守城下以老  
師也時汾陽與光弼不協故敗光弼蓋出公

策而汾陽亦千慮之失也公豈徒詩人也哉  
散愁

百萬傳深入寰區望匪他司徒下燕趙收取舊  
山河

此詩作於上元元年光弼勝賊河陽之後所  
謂司徒下燕趙者蓋喜而望之非實事也舊  
注失之

漫興

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

老學菴筆記相字從入聲讀白樂天用相字  
多從俗語作思必切如爲問長安月如何不  
相離是也北人大抵以相字作入聲至今猶  
然

戲爲六絕句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  
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

盧王之文體雖劣於漢魏而其源流實出於  
風騷此所以不廢江河萬古流也劣於漢魏  
近風騷別裁僞體親風雅公於此點出金剛  
眼睛矣

才力應難誇數公凡今誰是出羣雄或看翡翠  
蘭茗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元裕之詩云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唾  
壺歌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柰爾何又  
云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拈出  
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僞體  
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別分別也裁者裁而去之也別裁僞體以親  
風雅文章流別可謂區明矣又必轉益多師  
遞相祖述無效強點輕薄之流而甘於未及  
前賢也裕之詩云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  
西社裏人又云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  
費精神別裁之道思過半矣

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

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  
絕代無炯如一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  
之玉壺蔗漿歸廚金盃凍洗滌煩熱足以寧君  
軀政用疎通合典則威聯豪貴耽文儒兵革未  
息人未蘇天子亦念西南隅吐蕃憑陵氣頗麤



實氏檢察應時須運糧繩橋壯士喜斬木火井  
窮損呼八州刺史思一戰三城守邊却可圖此  
行入奏計未小密奉聖旨恩宜殊繡衣春當霄  
漢立綵服日向庭闈趨省郎京兆必俯拾江花  
未落還成都肯訪浣花老翁無爲君酤酒滿眼  
酤與奴白飯馬青芻

高適傳劔南自玄宗還京後於綿益二州各  
置一節度使百姓勞弊適因出西山三城置  
戍論之請罷東川節度以一劔南西山不急  
之城稍以減削疏奏不納公爲閬州王使君

通論巴蜀安危表亦請罷東川兵馬悉付西  
川與適議合而是時適在成都與公往來草  
堂則適罷東川捐三城之奏必與公諮議而  
後行也此詩云此行入奏計未小密奉聖旨  
恩宜殊蓋適以此疏託侍御入奏故題曰入  
奏行也兵革未息以下隱括入奏之語江花  
未落以下望其奉聖旨以蘇蜀民相與酤酒  
相賀白飯青芻下及奴馬宴喜之至也浣花  
老翁參預國家大計關心如此良可感矣

漁陽

漁陽突騎猶精銳赫赫雍王都節制猛將飄然  
恐後時本朝不入非高計祿山北築雄武城舊  
防敗走歸其營繫書請問燕耆舊今日何須十  
萬兵

趙叟曰公初聞雍王統兵作此詩以諷河北  
諸將謂飄然而來猶恐後時乃擁兵不入本  
朝豈高計乎故又舉祿山往事以戒之舊注  
以後事傳會非公本意也

有感五首

幽薊餘地豕乾坤尚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日  
相望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  
馬華山陽

是時史朝義下諸降將奄有幽魏之地封王  
節鎮驕恣不貢代宗懦弱不能致討此詩云  
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安有節鎮之近不  
修職貢而顧能從事遠略者乎蓋歎之也息  
戰歸馬謂其不復能用兵而媿詞以護之也  
李翱云唐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正此意  
也舊注以謂戒人主不當生事夷狄真癡人  
說夢耳

雜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  
華春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  
賊本王臣

自吐蕃入寇車駕東幸天下皆咎程元振又  
以子儀新立功不欲天子還京勸帝且都洛  
陽以避蕃虜代宗然之子儀因兵部侍郎張  
重光宣慰延附章論奏代宗省表垂泣亟還  
京師其略曰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  
十不存一矧其土地狹阨纔數百里閒東有  
成臯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爲戰場明明天  
子躬儉節用苟能黜素飡之吏去冗食之官  
抑豎刁易牙之權任蘧瑗史鮪之直則黎元  
自理寇盜自平中興之功旬月可冀公詩云  
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  
本王臣正鑿括汾陽論奏大意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彫由來強幹地未有不  
臣朝受鉞親賢往卑宮制詔遙終依古封建豈  
獨聽簫韶

初房瑄建分鎮討賊之議詔曰令元子北略  
朔方命諸王分守重鎮詔下遠近相慶咸思

效忠於興復祿山撫膺曰吾不得天下矣肅宗卽位惡瑄貶之用其諸子統師然皆不出京師遙制而已廣德初宗藩削弱藩鎮不臣公追歎朝廷不用瑄議失強幹弱支之義而有事則倉卒以親賢授鉞也丹桂言王室青梧喻宗藩也甲宮制詔卽天寶十五載七月丁卯制置天下之詔也謂其分封諸王如禹之與子故以甲宮言之壯遊詩禹功亦命子此其證也落句言不依古封建而欲坐聽諸詔不可得也公之冒死救瑄豈獨以交友

故哉

胡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登壇名絕假執玉一作報主爾何遲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願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

李肇國史補開元已前有事于外則命使臣否則止自置八節度十採訪始有坐而爲使其後名號益廣大抵生於置兵盛於專利普於銜命于是爲使則重爲官則輕故天寶末佩印有至四十者大曆中請俸有至千貫者宦官內外悉屬之使舊爲權臣所管州縣所

理今屬中人者有之此詩曰登壇名絕假謂諸將兼官太多所謂坐而爲使也領郡輒無色州郡皆權臣所管不能自達故曰無色也之官皆有詞所謂爲使則重爲官則輕也送陵州路使君詩云王室比多難高官皆武臣與此詩正相發明注引東坡語謂唐郡縣多不得人由重內輕外者此天寶以前事以言乎廣德之時則迂矣

送元二適江左

劉會孟本公自注元結也

考顏魯公墓碑

及次山集代宗時以著作郎退居樊上未嘗至蜀廣德元年授道州刺史未嘗適江左次山舂陵行及廣德二年道州謝上表時月皆可據所謂元二者必非結也宋刻善本亦無此六字

閩州別房太尉墓

對棊陪謝傅把劍覓徐君

瑄爲宰相聽董庭蘭彈琴以招物議此詩以謝傅圍棊爲比圍棊無損於謝傅則聽琴何損於太尉乎語出回護而不失大體可謂微

婉矣劉禹錫和李德裕房公舊竹亭詩尚有  
松閒露永無基下塵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開緘風濤涌中有掉  
尾鯨逶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客云充君褥承  
君終讌榮空堂魍魎走高枕形神清領客珍重  
意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施之混柴荆服飾  
定尊卑大哉萬古程今我一賤老袒褐更無營  
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歎息當路子干戈尚  
縱橫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輕李鼎死岐陽實  
以驕貴盈來瑱賜自盡氣豪實阻兵皆聞黃金  
多坐見悔吝生柰何田舍翁受此厚貺情錦鯨  
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我麤席塵媿客茹藜羹  
唐國史補嚴武少以強俊知名及卒其母曰  
吾知免官婢矣史稱其累年在蜀肆志逞欲  
恣行猛政窮極奢靡賞賜無度公是時在武  
幕中故借此諷諭明僭服之不祥數奢淫之  
召禍至舉李鼎來瑱以深戒之朋友責善之  
道可謂至矣不然辭一織成之遺而侈談殺  
身自盡之禍不疾而呻豈詩人之義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朱子集卷之二

一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八

讀杜小箋下

諸將五首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  
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閒見愁汗馬西戎逼會  
閃朱旗北斗殷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  
愁顏

此言胡虜入犯陵墓焚毀非解嚴安枕之日  
所以責諸將也英華辨證曰漢書有朱旗絳  
天此云會閃朱旗北斗殷則是因朱旗絳天



閃見斗亦赤也是殷字何疑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  
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  
起猶聞晉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荅  
昇平

首章言胡虜入犯之事以責諸將此又責諸  
將之反借助於胡也自回紇助順收復兩京  
之後雍王之討朝義子儀之敗吐蕃皆用回  
紇之力故曰盡煩回紇馬僕固懷恩曰朔方  
將士爲先帝中興主人是陛下蒙塵故吏於

曰遠救朔方也龍起猶聞晉水清追歎晉陽  
起義之時所謂以一旅取天下也立意與首  
章迥別

雒陽宮殿化爲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  
歸禹貢薊門何處覓堯封朝廷衮職誰爭補天  
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  
春農

此責朝廷之大臣出將者也兩京殘毀幽薊  
盤踞衮職未補軍儲不貢此乾坤何等時也  
而將相大臣當安危重任不思何以歸職貢

復封疆補袞職於朝廷供軍儲於天下如王  
縉者則不過募耕勸農修承平有司之故事  
而已曰稍喜者婉詞以致不滿之意非褒與  
之詞也朝廷袞職思得中興賢佐如仲山甫  
者以補袞闕非尋嘗諫諍之謂也

迴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  
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會爲大司馬總  
戎皆挿侍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翊  
聖朝

此言朝廷不當使中官爲將也楊思勗討安

南五溪殘酷好殺而越裳不貢矣呂太一收  
珠廣南阻兵作亂而南海不靖矣以中官拜  
兵部尚書者李輔國也所謂殊錫也以中官  
爲觀軍容使者魚朝恩也所謂總戎也炎風  
朔雪皆天王之地不精永忠良以翊聖朝偏  
用一二中人專將帥之重任潰債國事豈不  
繆哉詩之立意如此而詞意敦厚不露頭角  
真詩人之風也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  
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

令分明數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

卒章言蜀中將帥也是時崔旰楊子琳等交亂於蜀杜鴻漸以姑息爲政奏以節鎮刺史授之公以鴻漸治蜀遠遜嚴武故作此詩巫峽錦江言西蜀之地形也曰正憶曰往時感今而指昔也鴻漸以三川副元帥兼節度主恩尤重而軍令之分明豈得如往時乎如嚴武者真出羣之材可以當安危之寄而惜鴻漸之非其人也然其指近而詞文非深思之則但以爲追誦嚴武而已此公之所以不可及也

首章責諸將之防胡者次章責諸將之用胡者三章刺大臣之出將者四章戒中官之出將者末章則身在蜀中而婉刺鎮蜀之將也故其命題總曰諸將公詩凡長篇累章皆鋪陳排比首尾炤應觀此可以例知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

李頎贈張顛詩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公

詩云嗚呼東吳精信無一字無出處也

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  
祿山作逆降天誅更有思明亦已無  
洵洵人寰猶不定時時戰鬪欲何須

社稷蒼生計必安蠻夷雜種錯相干  
周宣漢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後代看

河北諸降將歸順之後朝廷多故招聚安史  
餘孽擁兵擅地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  
能制公聞其入朝喜而作詩首舉祿山思明  
以立戒也稱周宣漢武以聳動之稱孝子忠  
臣以勸勉之題曰歡喜口號雖曰歡喜亦惘  
乎有餘悲矣

李相將軍擁薊門白頭惟有赤心存  
竟能盡說諸侯入知有從來天子尊

光弼懼魚朝恩之害不敢入朝人疑其有異  
志田神功等諸軍不受其制因此不得志愧  
恥成疾而薨公獨以諸將入朝歸功光弼以  
白頭赤心許之八哀詩云直筆在史臣將來  
洗箱篋此公之直筆也

十二年來多戰場天威已息陣堂堂神靈漢代

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

末二章詠李郭二公使河北諸將知所表儀也詩之主意章法如此

本朝弘正閒學杜者專法此等詩模擬其槎牙突兀麤皮老幹以爲形似而不知其敦厚雋永來龍遠而結脉深之若是也今人懲生吞活剝之病并此詩與秋興諸將而啜點之如李于鱗所云子美篇什雖衆墮然自放則又矮人觀場之見豈足道哉

贈李十五丈別

沂公制方隅迴出諸侯先封內如太古時危獨蕭然清高金莖露正直朱絲絃

沂公李勉也史稱勉清廉坦率好古尚奇爲宗臣之表張彥遠云曾祖魏國公與司徒沂公竝佐霍國公關內三年幕府沂公博古多藝寄情蓄奇許詢逸少經年共賞山泉謝傳戴逵終日惟論書畫

鄭典設自施州歸

南謁裴施州義合無儉僻溫溫諸侯禮亦如古昔勅厨倍嘗羞楮盤頗狼籍

施州裴冕也冕性侈靡好尚車服及營珍饌  
每會賓友滋味品數坐客有昧于名者二詩  
記沂公施州事皆詩史也

寄韓諫議

注

今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牀美人娟娟  
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鴻飛冥冥日月白青  
楓葉赤天雨霜王京羣帝集北斗或騎騏驎翳  
鳳皇芙蓉旌旗煙霧染影動倒景搖瀟湘星宮  
之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傍似聞昨者赤松  
子恐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定長安帷幄未  
改神慘傷國家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食楓齋  
周南留滯古所惜南極老人應壽昌美人胡爲  
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

孟陽云此詩疑爲李泌而作予攷之是也泌  
從肅宗於靈武旣立大功而李輔國害其能  
因表乞游衡岳優詔許之絕粒怡神數年代  
宗卽位號天柱峰中岳先生無幾徵入翰林  
此詩云今我不樂思岳陽正思泌在衡山也  
外傳記泌居衡山仙人羨門安期降之羽車  
幢節流雲神光矚灼山谷王京羣帝以下閭

記其事也。肅宗猜忌蜀郡功臣而泌在靈武，乃心上皇。故李輔國因而譖之，非獨害其能也。張子房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以避呂氏泌之心跡略相似，故以子房赤松爲比。又曰：帷幄未改神，慘傷也。肅代之際，安劉帷幄比功子房，又欲從赤松子遊者，舍泌其誰？韓以諫議爲職，故公望其薦泌於朝而貢之。玉堂也。舊本韓名注按韓休之子，泫上元中爲諫議大夫，風尚高雅，當卽其人。注字或傳寫之誤也。

### 謁先主廟

如何對搖落，況乃久風塵。孰與關張竝，功臨耿鄧親。應天才不小，得士契無鄰。遲莫堪帷幄，飄零且釣緡。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

孰與關張竝，公自許非關張之流，猶言羞與噲等爲伍也。功臨耿鄧親，以中興賢佐自命也。述古詩：吾慕寇鄧勳，濟時亦良哉。亦此意也。遲莫飄零，徒有應天得士慘澹風雲之感而已。謁先主之廟而灑淚沾巾，公之自負如此。

秋興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  
兼天涌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一作重他日  
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  
高急莫砧

招魂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  
心悲宋玉以楓樹之茂盛傷心此以楓樹之  
凋傷起興也九日詩云故里樊川菊登高素  
漑源他時一笑後今日幾人存叢菊兩開指  
樊川之菊故云他日淚繫舟身萬里伏枕淚  
雙痕卽所謂孤舟一繫故園心也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  
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枕山  
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  
荻花

孤城落日悵望京華日每依南斗蓋無夕而  
不然也只今石上之月已映洲前又是依斗  
望京之時候矣請看二字緊映每字無限淒  
斷見於言外如云已又過却一日矣不知何  
年得歸京華也



千家山郭靜朝暉一作百處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汎汎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千家山郭靜朝暉一靜字寫盡清秋慘澹之景百處江樓坐翠微一何其不自聊也漁人燕子卽所見以自傷亦以自況也匡衡抗疏功名薄衡以數上疏陳便宜不數年至公卿公抗疏不減匡衡而遭際不如故曰功名薄也九歎序曰向以博古敏達典較經書追念

屈原忠信之節故作九歎歎者傷也息也向數奏封事不用而典較五經非其素志故曰心事違亦以自比也七歌云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此所謂同學者蓋長安卿相也曰少年曰衣馬輕肥公之目當時卿相如此其相輕之意正在言外孟陽云公詩厚祿故人書斷絕曰自輕肥亦有望其不相存之意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

所思

左傳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曰長安似奕  
棋言當國者如奕棊之無定算故貽禍於百  
年之遠而不勝其悲也辛有曰不及百年其  
爲戎乎百年世事用辛有之言也當年誤國  
之臣如林甫國忠輩其第宅已更新主矣自  
玄宗倚仗蕃將專制節鎮而肅宗以中官居  
重任文武衣冠亦異於昔時矣以致戎虜交  
侵海內版蕩金鼓未息羽書交馳惜哉魚龍  
寂寞故國平居無所短長於世而徒抱百年  
世事之悲也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閒西望瑤池  
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  
繞龍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幾迴青瑣炤

一作朝班

此記蓬萊宮獻三賦之事也瑤池二句記天  
寶時事王母指貴妃也唐人詩以王母喻貴  
妃不一而足以貴妃曾爲太真宮女道士也  
公詩亦曰惜哉瑤池飲又曰落日留王母也  
天寶元年玄元降形云有靈寶符在函谷關

尹喜宅上發使求得之故曰東來紫氣滿函  
關也雖記天寶承平遺事而荒淫失政亦略  
見矣雲移二句記獻賦時朝儀之盛曰識聖  
顏者公於是日以布衣親見玄宗所謂往時  
文彩動人主也落句方及拾遺移官之事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  
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朱簾繡柱圍黃鵠錦  
纜牙樯起白鷗迴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  
王州

此記祿山陷長安事也玄宗自秦幸蜀故有

瞿唐曲江萬里風煙之句開元中廣花萼樓  
築夾城至芙蓉園曰通御氣曰入邊愁則歌  
舞樂遊之地一切傷殘而宗廟宮闕不言可  
知矣此序事之妙也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  
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沈雲黑露  
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  
漁翁

此借武帝以喻玄宗也兵車行云武皇開邊  
意未已韋應物云少事武皇帝唐人皆然織

女以下四句模寫昆明池清秋景物而天寶  
喪亂玄宗僊遊之後淒涼黯淡如在目前關  
塞鳥道眼中之地也江湖漁翁眼中之人也  
故國舊臣俯仰上下情見乎詞矣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漢陂紅豆

一作香稻

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  
問僊侶同舟晚更移綵筆昔遊一作昔會干氣象白  
頭吟望苦低垂

此記在長安時遊宴漢陂之事也僊侶同舟  
指岑參兄弟輩也此公最得意之遊最得意  
之詩蜀中寂寞追思故有吟望低垂之感公  
詩云氣衝星象表詩感帝王尊此云綵筆昔  
會干氣象蓋公與岑參輩遊長安在天寶獻  
賦之後故秋興卒章更三歎於此也遊城南  
記曰圭峰紫閣在終南山寺之西圭峰下有  
草堂寺紫閣之陰卽漢陂故曰紫閣峰陰入  
漢陂也

收京

衣冠却扈從克復有羣公

劉辰翁曰衣冠却扈從爲還京之喜與先生

之不及扈從而今扈從道旁觀者之歎班行  
回首之悲盡在一却字中辰翁評杜多於虛  
字著眼亦小小閒架耳於杜詩實無所解姑  
舉此以例之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卅八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九

讀杜二箋上

讀杜小箋旣成續有所得取次書之復得二  
卷侯豫瞻自都門歸攜杜詩胥鈔已成帙矣  
無盟過吳門則曰寄盧小箋尚未付郵筒也  
德水於杜別具手眼余言之芟芟者未必有  
當於德水宜無盟爲我藏拙也子美和春陵  
行序曰簡知我者不必寄元余竊取斯義題  
之曰二箋而刻之甲戌九月謙益記

行次昭陵

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指麾安率土盪滌撫  
洪鑪

班固東都賦曰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  
人致誅六合相滅於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  
泯絕壑無完樞邪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  
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  
未之或紀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  
乃致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  
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  
陽憑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  
都河雒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  
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  
復疆宇勳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右班賦序  
建武革命之事幾二百言此詩以二十字隱  
括無遺詞古人脫胎換骨之妙最宜深味故  
詳著之於此

### 兵車行

車鱗鱗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  
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  
直上千雲霄道傍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

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特里  
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亭流血成海水  
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  
邨萬落生荆杞縱有健婦把鉏犁禾生隴畝無  
東西况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  
雖有閭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  
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  
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隣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  
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  
天陰雨濕聲啾啾

此爲南詔之師而作也天寶十載鮮于仲通  
討南詔喪師於瀘南楊國忠掩其敗狀反以  
捷聞制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  
莫肯應募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  
軍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  
聲振野此詩篇首直敘其事而設爲征人問  
答之辭君不聞以下言山東二百州皆以征  
伐之苦釋騷至此不獨南詔一役爲然故曰  
役夫敢申恨也且如以下言雖爲土著之民  
而田廬荒蕪租稅無所從出亦不免於死亡



不獨征人也君不見以下舉青海累年之故  
事以明征南之必不返爲可痛也不言征南  
之苦而言山東關西隴右其詞哀苦而不迫  
如此一則曰君不聞一則曰君不見有詩人  
呼祈父之意焉是時國忠方貴盛未敢斥言  
之故雜舉河隴之事錯互其詞若不尚爲南  
征而發者此作者之深意也

### 洗兵馬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河廣傳聞  
一葦過胡危命在破竹中祇殘鄴城不日得獨  
任朔方無限功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餒肉蒲  
萄宮已喜皇威清海岱嘗思僊仗過崆峒三年  
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成王功大心轉  
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臨懸明鏡尚書氣  
與秋天香二三豪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  
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覺有安巢鳥青春復隨  
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華遶鶴駕通宵鳳輦備雞  
鳴問寢龍樓曉攀龍附鳳勢莫當天  
下盡化爲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強關中  
旣留蕭丞相幕下復用張子房張公一生江海

客身長九尺須眉蒼微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  
知籌策良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昌  
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  
致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隱士休歌紫芝曲詞  
人解撰河清頌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  
春種淇上健兒歸莫嬾城南思婦愁多寤安得  
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

洗兵馬刺肅宗也刺其不能盡予道且不能  
信任父之賢臣以致太平也首序中興諸將  
之功而卽繼之曰巴喜皇威清海岱嘗思僊

仗過崆峒崆峒者朔方回鑿之地安不忘危  
所謂願君無忘其在莒也兩京收復鑿輿反  
正紫禁依然寢門無恙整頓乾坤皆二三豪  
俊之力於靈武諸人何與諸人徼天之幸攀  
龍附鳳化爲侯王又欲關猜阻之隙建非嘗  
之功豈非所謂貪天功以爲己力者乎片之  
曰汝等賤而惡之之辭也當是時內則張良  
婦李輔國外則崔圓賀蘭進明輩皆逢君之  
惡忌疾蜀郡元從之臣而玄宗舊臣遣赴行  
在一時物望最重者無如房琯張鎬琯旣以

進明之譖罷矣鎬雖繼相而旋出亦不能久於其位故章末諄復言之青袍白馬以下言能終用鎬則扶顛籌策太平之效可以坐致如此望之也亦憂之也非尋嘗頌禱之詞也張公一生以下獨詳於張者瑄已罷矣猶望其專用鎬也是時李鄴侯亦先去矣泌亦瑄鎬一流人也泌之告肅宗也一則曰陛下家事必待上皇一則曰上皇不來矣泌雖在肅宗左右實乃心上皇瑄之敗泌力爲營救肅宗必心疑之泌之力辭還山以避禍也鎬等終用則泌亦當復出故曰隱士休歌紫芝曲也兩京旣復諸將之能事畢矣故曰整頓乾坤濟時了收京之後洗兵馬以致太平此賢相之任也而肅宗以讒猜之故不能信用其父之賢臣故曰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嘗不用蓋至是而太平之望益邈矣嗚呼傷哉公以上疏救房瑄自拾遺移官流落劔外終身不振此其一生出處事君交友之大節而後世罕有知之者則以房瑄之生平爲唐史抹殺而肅宗之逆狀隱而未暴故也史

稱瑄登相位奪將權聚浮薄之徒敗軍旅之事又言其高談虛論招納賓客因董庭蘭以招納貨賄若以周行具悉之詔爲金科玉條者瑄以宰相自請討賊可謂之奪將權乎劉秩固不足當曳落河王思禮嚴武亦可謂浮薄之徒乎門客受贓不宜見累肅宗猶不能非張鎬之言而史顧以此坐瑄乎請循本而論之肅宗擅立之後猜忌其父因而猜忌其父所遣之臣而瑄其尤也賀蘭進明之譖瑄曰瑄昨於南朝四聖皇制置天下於聖皇爲忠於陛下則非忠聖皇於陛下何人也而敢以忠不忠爲言其仇讎視父之心進明深知之矣李輔國之言曰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六軍將士盡靈武功臣皆反仄不安瑄與鎬在朝何啻十玄禮百力士肅宗豈嘗斯須忘之是故瑄之求將兵知不安其位而以危事自效也許之將而又使中人監之不欲其專兵也又使其進退不得自便也敗兵之後不卽去而以琴客之事罷俾正衙彈劾以穢其名也罷瑄而相鎬不得已而從人望也五

月相八月卽出之河南不欲其久於內也六月  
月貶瑄而五月先罷鎬汲汲乎惟恐鉤之不  
盡也瑄敗師而罷鎬有功而亦罷意不在乎  
功罪也自漢以來鉤黨之事多矣未有人主  
自鉤黨者未有人主鉤其父之臣以爲黨而  
文致罪狀榜之朝堂以明欺天下後世者六  
月之詔豈不大異哉肅宗之事上皇視漢宣  
帝之於昌邑其心內忌不啻過之幽居西內  
辟穀成疾與主父之探爵殺何異移仗之日  
玄宗呼力士曰微將軍阿瞞幾爲兵死鬼矣  
論至於此當與商臣隋廣同服上刑許世子  
止豈足道哉唐史有隱於肅宗歸其獄於輔  
國而後世讀史者無異辭司馬公通鑑乃特  
書曰令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四方所獻  
珍異先薦上皇嗚呼斯豈李輔國所謂匹夫  
之孝乎何儒者之易愚也余讀杜詩感雞鳴  
問寢之語考信唐史房瑄被譖之故故牽連  
書之如此

奉贈太常張卿二十韻

方丈三韓外崑崙萬國西建標天地闊詣絕古

今迷氣得神仙迥恩承雨露低相門清議衆儒  
術大名齊軒冕羅天闕琳琅識介珪伶官詩必  
誦夔樂典猶稽健筆凌鸚鵡銛鋒瑩鸞鶴友于  
皆挺拔公望各端倪通籍踰青瑣亨衢炤紫泥  
靈虬傳夕箭歸馬散霜蹄能事聞重譯嘉謨及  
遠黎弼諧方一展班序更何躋適越空顛躑游  
梁竟慘悽謬知終畫虎微分是醯雞萍泛無休  
日桃陰想舊蹊吹噓人所羨騰躍事仍睽碧海  
真難涉青雲不可梯顧深慙鍛鍊才小辱提攜  
檻束哀猿叫枝驚夜鵲棲幾時陪羽獵應指釣

橫溪

方丈崑崙指秦皇漢武也秦皇之求方丈漢  
武之窮崑崙皆爲天地古今闊絕不可致之  
事豈如玄宗使張均取妙寶真符於寶僊洞  
往而旋獲乎均以此取倖於玄宗故曰氣得  
神仙迴恩承雨露低也方丈四句隱然借秦  
皇漢武以諷玄宗之求僊亦諷均不當以求  
僊得倖也相門以下言均之門第如此遭際  
如此聲望如此豈不可以自致公輔何事以  
求僊倖進耶投贈之詩託諷深厚如此其意

切則其詞愈婉此風人之指也適越以下自陳其顛躓又教均以大臣之道當爲國求賢不當以求僂逢迎人主非徒望之以薦引也應指釣璜溪以太公望自況其自待亦不薄矣

### 收京

生意其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羽翼懷商老文思憶帝堯叨逢罪已日霑灑望青霄

收京之時上皇在蜀已誥定行日肅宗汲汲御丹鳳樓下制不能少待李泌有言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卽位之意乎此詩云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蓋譏之也泌每言家事必待上皇又爲群臣草表致上皇東歸能調護兩宮故以商老許之肅宗已卽大位而以商老羽翼爲言亦元結書太子卽位之義也玄宗內禪故以帝堯稱之肅宗未盡人子之禮公所不與故曰憶帝堯皆微辭也逢罪已之日而霑灑青霄其不誦而規可知矣公詩言商老不一而足曰每怪商山老兼存翊贊功

日日莫還歌紫芝曲時危慘淡來悲風皆指  
泌也其大意則於贈韓諫議詩發之

奉贈王中允

中允聲名久如今契闊深共傳收庾信不比得  
陳琳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窮愁應有作試  
誦白頭吟

庾信哀江南賦曰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  
竄身荒谷公私塗炭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  
於別館以侯景擬祿山以子山擬摩詰可謂  
切當矣曹公謂陳琳曰卿罪狀孤一人足矣  
何至上及祖父當時從逆之臣必有謗訕朝  
廷進獻符命如玄宗之數張均所謂與逆賊  
作權要官毀阿奴三哥家事者其視陳琳之  
於曹公以敵國相訾警罪更不可言矣維獨  
痛憤賦詩聞於行在故曰不比得陳琳也維  
旣陽瘡不受僞署一病三年肅宗復責授中  
允故曰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其於鄭虔  
則曰可念此翁懷直道也霑新國用輕刑皆  
譏肅宗政刑之失當也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



老五十韻

衡岳啼猿裏巴州鳥道邊故人俱不到謫宦兩  
悠然開闢乾坤正榮枯雨露偏 每覺昇元輔  
深期列大賢秉鈞方咫尺鍛翮再聯翩禁掖朋  
從改微班性命全 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  
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  
斷絃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

嚴武之貶已見於貶房琯之制而賈至以中  
書舍人出守汝州舊書不載他皆無可考此  
詩云秉鈞方咫尺鍛翮再聯翩知至與公及

武後先貶官也按十五載八月玄宗幸普安  
郡下詔制置天下此詔實出至手此事房琯  
建議而至當制賀蘭之譖已入至安能一日  
容於朝廷琯將貶而至先出守其坐琯黨明  
矣至父子演綸受知于玄宗肅宗深忌蜀郡  
舊臣其再貶岳州雖坐小法亦以此故也每  
覺昇元輔深期列大賢蓋琯等用事則必將  
引用至武故其貶也亦聯翩而去貝錦以下  
雖移官州郡而以憂讒畏譏相戒未能一日  
安枕也公送至出守詩西掖梧桐樹不勝遷

謫之感太白亦云聖主恩深孝文帝憐君不  
遣到長沙可以互見

高都護驄馬行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歛然來向東此馬臨陣  
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養隨所致飄  
飄遠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  
塲利腕促蹄高如踣鐵交河幾蹴會冰裂五花  
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長安壯兒不敢  
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青絲絡頭爲君老何由却  
出橫門道

此詩感歎驄馬之失所也此馬產於青海轉  
戰交河豈自知功成之後羈紲豢養收斂其  
雄姿猛氣而俛首受伏櫪之恩縱使聲價歛  
然傾城掣電豈其萬里流血之志乎青絲絡  
頭爲君老何繇却出橫門道橫門者長安走  
西域之道也廉頗馬援據鞍躍馬與老驥之  
驤首嘶風亦何以異曰爲君老有感憤之思  
焉願終惠養可以爲感恩而未可以爲知已  
也瘦馬行爲房次律而作胡青驄或云爲哥  
舒翰也

潼關吏

哀哉潼關吏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

初哥舒翰請堅守潼關郭子儀李光弼亦謂潼關大軍唯應固守不可輕出玄宗信國忠之言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而出然則潼關之失守豈翰之罪哉潼關之陷陳濤之再敗其罪皆在於趣戰者故曰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又曰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此可以為千古用中人監軍之戒

遣興

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憐

東坡曰明皇雖誅蕭至忠然甚懷之侯君集云蹉跌至此至忠亦蹉跌者耶故子美亦哀之案蕭至忠未嘗官京兆尹不當曰蕭京兆若以蕭望之比至忠則望之為左馮翊未嘗為京兆也天寶八年京兆尹蕭晔坐贓左遷汝陰太守史稱其為林甫所厚為國忠誣奏

中身一百九  
十四  
譴逐則所謂蕭京兆蓋是也。是先代裴耀卿  
為轉運使，又拜河西節度使，嘗擊吐蕃於白  
草，姚汝能安祿山事跡云：蕭是為河南尹，以  
賊下獄，林甫佐之，特與轉太府卿，未幾拜京  
兆尹。高力士權移將相，是親附之，其事亦詳  
舊書。吉溫傳中所謂赫赫蕭京兆者，亦可想  
見。唐京兆尹多宰相私人，相與附麗，若是與  
鮮于仲通輩皆是。故曰府中羅舊尹，沙道尚  
依然也。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用漢成帝  
時童謠哀之，亦刺之也。仲通附國忠，旋亦  
逐。此詩雖刺是，亦以諷仲通也。世所傳志林  
及詩話等書多後人假託，此蓋非東坡之言  
也。

秦州雜詩

東柯好崖谷，不與眾峯羣。落日邀雙鳥，晴天養  
片雲。野人矜險絕，水竹會平分。采藥吾將老，兒  
童未遣聞。

晴天養片雲，吳季海本作養。他本皆作卷晴。  
天無雲而養片雲於谷中，則崖谷之深峻可  
知矣。山澤多藏育，山川出雲，皆叶養字之義。

養字似新而實穩所以爲佳如以尖新之見  
取之此一字却不知增詩家幾丈魔矣

### 建都

蒼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議在雲臺上誰扶黃  
屋尊建都分魏闕下詔闢荆門恐失東人望其  
如西極存時危當雪恥計大豈輕論雖倚三階  
正終愁萬國翻牽裾恨不死漏網辱殊恩永負  
漢庭哭遙憐湘水鬼窮冬客江劍隨事有田園  
風斷青蒲節霜埋翠竹根衣冠空穰穰關輔久  
昏昏願枉長安日光輝炤北原

此詩因建南都而追思分鎮之事終以房瑄  
之議爲是也牽裾以下追敘移官之事蓋公  
之移官以救瑄而瑄之得罪以分鎮故牽連  
及之也是歲七月上皇移幸西內九月置南  
都於荊州革南京爲蜀郡一置一革汲汲然  
欲反其父之所爲非盡爲形勝也公心痛之  
而不敢訟言故曰雖倚三階正終愁萬國翻  
願枉長安日光輝炤北原定哀之微詞如此

###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

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  
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莫聊爲梁  
父吟

黃鶴曰吐蕃陷京師立廣武王承宏爲帝郭  
子儀復京師乘輿反正故曰北極朝廷終不  
改言吐蕃雖立君終不能改命也此說良是  
西山寇盜蓋指吐蕃若以劔南西山之事言  
之而曰朝廷終不改則迂而無謂矣可憐後  
主還祠廟殆以代宗任用程元振魚朝恩致  
蒙塵之禍而託諷於後主之用黃皓也日莫

聊爲梁父吟傷時戀主而自負亦在其中其  
興寄微婉一句而包數義如此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重敘東都別朝陰改  
軒砌論文到崔蘇指盡流水逝近伏盈川雄未  
其特進麗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爭名古豈  
然關鍵歟不閉例及吾家詩曠懷埽氛翳慷慨  
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鍾律儼高懸鯨鯢噴迢遞  
坡陁青州血蕪沒汶陽瘞哀贈竟蕭條恩波延  
揭厲子孫存如綫舊客舟凝滯君臣尚論兵將

帥接燕薊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

自此至篇末學者多苦其汗漫不屬吾謂論文以下論其文也楊李崔蘇邕同時文筆之士邕之論文也歎崔蘇之已逝伏盈川而夷特進與燕公之論相合燕公首推盈川次及崔李世皆歎其是非之當何至於邕則相扼不少貸蓋崔蘇已歿而邕獨與說爭名說雖忌刻亦邕之露才揚已有以取之盧藏用所以致戒於干將莫耶也關鍵歛不閉用老子道經之言言邕之不善閉也例及以下論其詩也邕之詩可以接踵吾祖六公之篇可以追配嗣真之作所謂鍾律儼高懸鯨噴迢遞也膳部之沒也李嶠以下請加命武平一爲表上之邕旣子孫如綫而已則舊客凝滯感今思昔此所以不能自已於哀也

### 憶昔

憶昔先王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陰山驕子汗血馬長驅東胡胡走藏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爲忤至今今上猶撥亂勞身焦思補四方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

整肅不可當爲留猛士守未央致使岐雍防西  
羌犬戎直來坐御牀百官跣足隨天王願見北  
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

憶昔之首章刺代宗也肅宗朝之禍亂皆張  
后李輔國爲之代宗在東朝已身履其難少  
屬亂離長於軍旅卽位以來焦心勞思禍猶  
未艾亦可以少悟矣乃復信任閹宦奪子儀  
之兵柄以召犬戎之難此不亦童昏之尤者  
乎公不敢斥言故以憶昔爲詞其次章則追  
思開元之全盛而深歎其不可復見也

戲題寄上漢中王

魯衛彌尊重徐陳略喪亡空餘枚叟在應念早  
升堂

開元十四年上幸寧王憲宅與諸王宴探韻  
賦詩曰魯衛情先重親賢尚轉多瑀爲憲之  
子故曰魯衛彌尊重卽用明皇詩語也劉會  
孟評此詩魯衛對偶然貴介之盛賓客之感  
其自敘亦在裏許劉之無知妄論一至於此  
而趙子嘗猶稱述之豈不異哉

諸將



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

杜鴻漸入成都以軍政委崔寧日與僚屬縱酒高會故曰軍令分明數舉杯追思嚴武之軍令實闇譏鴻漸之日飲不事事有愧於持節而辜主恩也八哀詩於嚴武則云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可以互相證明

承聞故房相公靈櫬自閩州啓殯歸塋東都有作

一德興王後孤魂久客閒

房瑄相玄宗建分鎮討賊之議首定興復之策故以一德興王許之瑄以賀蘭進明之譖為肅宗所惡幾致伊生嬰僂之禍故以伊尹比之寓意於玄肅父子之間亦微詞也

舍弟觀自藍田迎妻子到江陵因寄

庾信羅含皆有宅春來秋去作誰家短牆若在從衰草喬木如存可假花卜築應同蔣詡徑為園須似邵平瓜比年病酒開涓滴弟勸兄酬何怨嗟

庾信羅含之宅雖在荊州所謂信美非吾土也譬諸巢鷺春來秋去是為家乎短牆

喬木指秦中之故居也蔣詡隱社陵邵平隱青門皆公故里之人老於田園者非泛指尋嘗隱淪也弟勸兄酬言歸秦之樂也舊注不解以爲思卜居荆南踵庾信羅含之跡失之遠矣

### 折檻行

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青襟胄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

永泰元年代宗命裴冕等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以備詢問蓋亦倣貞觀時瀛洲學士之意獨孤及上疏以爲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故曰秦王學士時難羨嘆集賢待制之臣不及貞觀之盛時也次年國子監釋奠魚朝恩帥六軍諸將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爲諸生朝恩遂判國子監事集賢待制之臣不能救正故曰青衿胄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言教化陵夷而中人子弟得以橫行也當時大臣鉗口飽食效師德之畏遜而不能繼宋璟

之忠謹故以折檻爲諷言集賢諸臣自無魏  
宋輩耳未可謂朝廷不能容直如先皇也

戲爲六絕句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  
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

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  
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  
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

才力應難誇數公凡今誰是出羣雄或看翡翠

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爲鄰竊攀屈宋  
駕恐與齊梁作後塵

久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僞體  
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作詩以論文而題曰戲爲六絕句蓋寓言以  
自況也韓退之之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  
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蚘蟬撼大樹  
可笑不自量然則當公之世羣兒之謗傷者  
或不少矣故借庾信四子以發其意嗤點流

傳輕薄爲文皆闇指竝時之人也一則曰爾曹再則曰爾曹正退之所謂羣兒也盧王之文劣於漢魏而能江河萬古者以其近於風騷也况其上薄風騷而又不劣於漢魏者乎凡今誰是出羣雄公所以自命也蘭苕翡翠指當時研揣聲病尋摘章句之徒鯨魚碧海則所謂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人而有之者也亦退之之所謂橫空盤硬妥帖排冪垠崖崩豁乾坤雷礮者也論至於此非李杜誰足以當之而他人有不憚然自失者乎不薄今人以下惜時人之是古非今不知別裁而正告之也齊梁以下對屈宋言之皆今人也蓋曰吾豈敢以才力出羣而妄自誇大乎於古人則愛之於今人則不敢薄期於清詞麗句必與古人爲鄰則可耳今人目長足短自謂竊攀屈宋而轉作齊梁之後塵不亦傷乎則又正告之曰今人之未及前賢無怪其然也以其遞相祖述沿流失源而不知誰爲之先也騷雅有真騷雅漢魏有真漢魏等而下之至於齊梁唐初靡不有真面目焉含是則

皆僞體也別者區別之謂裁者裁而去之也  
果能別裁僞體則近於風雅矣自風雅以下  
至於庾信四子孰非我師雖欲爲噉點輕薄  
之流其可得乎故曰轉益多師是汝師呼之  
曰汝所謂爾曹也哀其身與名俱滅諄諄然  
呼而寤之也題之曰戲亦見其通懷商榷不  
臥自以爲是後人知此意者鮮矣

學集卷第一百卅九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十

讀杜二箋下

收京

仙仗離丹極妖星炤玉除須爲下殿走不可好  
樓居慙屈汾陽駕聊飛燕將書依然七廟略更  
與萬方初

此詩蓋深惜玄宗西幸不意有靈武之事遂  
失大柄而婉詞以傷之也須爲下殿走不可  
好樓居言玄宗之西巡避難出於不得已而  
非有失國之罪致其子之代立也慙屈汾陽

駕言西幸之爲暫出不應遂窅然喪其天下也聊飛燕將書言祿山使哥舒招諸將而諸將不從知祿山之無能爲也依然七廟略更與萬方初言玄宗當歸奉七廟與萬方更始肅宗乃汲汲御丹鳳樓下制冊稱上皇玄宗自此絕臨御之望矣故次章有忽聞沾灑之痛焉

汗馬收宮闕春城鏟賊壕賞應歌杖杜歸及薦櫻桃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

玄宗以至德二載十二月至自蜀郡公望其復登大位奉事七廟而肅宗不循子道明年親享太廟玄宗退居興慶宮久矣故曰歸及薦櫻桃蓋傷之也是時加封元從功臣皆不出於上皇故曰賞應歌杖杜亦微詞也甲第論功萬方送喜此收京之盛事豈知公獨有一人向隅之感乎楊盈川曰匈奴未滅甲第何高此語於功臣亦有諷也

詠懷古跡

伯仲之間見伊呂指麾若定失蕭曹

張輔樂葛優劣論孔明包文武之德文以寧  
內武以折衝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爲  
伍哉崔浩與毛循之論曰亮之相劉備當九  
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  
爲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  
巴蜀誘奪劉璋僞連孫氏守窮崎嶇之地僭  
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佗爲偶而  
以爲蕭曹亞匹不亦過乎謂壽貶亮非爲失  
實此詩二語隱括張崔二氏之論而折衷之  
所以伸輔之公言而抑浩之黨陳壽也公詩

每希風孔明其託寄遠矣

自平

自平宮中留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近供生犀  
翡翠稀復恐征戍干戈密蠻溪豪族小動搖世  
封刺史非時朝蓬萊殿前諸主將才如伏波不  
得驕

此詩言唐盛時處置蠻夷之法而戒中官之  
生事也太宗時溪洞蠻夷來歸順者皆授以  
刺史不以時朝比於內諸侯姑務羈縻而已  
蠻夷豪族小動搖言其小小蠢動朝廷置之



不問也世封刺史非時朝不責以時朝歲貢之禮也如此則蠻夷率俾雖有伏波之將不得生事於外夷也蓬萊殿前諸主將指中官掌禁軍者而言是時宦官呂太一大掠廣州以收珠阻亂諸將詩云南海明珠久寂寥亦謂此也

狂夫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卽滄浪

北山移文李善注引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顥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鍾山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所謂草堂之靈也李德裕益州五長史真記曰益州草堂寺列畫前史一十四人注引成都記云在府西七里去浣花亭三里草堂寺自梁有之故德裕記又云精舍甚古貌像將傾甫卜居浣花里近草堂寺因名草堂志云寺枕浣花溪接杜工部舊居草堂俗呼爲草堂寺此大誤也本傳云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卜居詩浣花流水水西頭狂夫詩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卽滄浪

堂成云背郭堂成蔭白茅西郊詩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懷錦水居止詩萬里橋南宅百花潭北莊然則草堂背成都郭在西郊碧雞坊外萬里橋南百花潭北浣花水西歷歷可考陸放翁云少陵有二草堂一在萬里橋西一在浣花萬里橋蹤跡不可見放翁在蜀久無容有誤然少陵在成都實無二草堂也

### 杜鵑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

東坡外集載辨王誼伯論杜鵑云子美蓋譏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嚴武在蜀雖橫斂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其不虔王命擅軍旅絕貢賦以自固如杜克遜在梓州是東川無杜鵑耳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其尊君者爲有懷貳者爲無不在夫杜鵑真有無也案杜克遜事新舊兩書俱無可考嚴武在東川之後節制東川者李奐張獻誠也其以梓州反者段子璋也梓州刺史見杜集者有李梓州楊梓州章梓州未聞有杜也

既曰譏當時刺史不應以嚴武竝列也逆節之臣前有段子璋後有崔旰楊子琳不當舍之而刺涪萬之刺史微不可考者也所謂杜克遜者既不見史傳則亦子虛亡是之流出後人偽譏耳其文義舛錯鄙倍必非東坡之言世所傳志林諸書多出妄庸人假託如偽蘇注之類而無識者誤編之集中也黃鶴本載舊本題注云上皇幸蜀還肅宗用李輔國謀遷之西內上皇惓惓而崩此詩感是而作詳味此詩仍以舊注爲是

秋日夔府詠懷一百韻

身許雙峰寺門求七祖禪

鮑欽止注引傳燈錄云北宗神秀禪師其門人普寂立其師爲六祖而自稱七祖李華大德雲禪師碑自菩提達摩降及大炤禪師七葉相承謂之七祖心法傳示爲最上乘又中岳越禪師記摩訶達摩七葉至大炤禪師按舊書神秀弟子普寂號大炤禪師則所謂七祖者大炤也而此詩之意不然自南北分宗荷澤會序宗派從如來下西域震旦凡六祖

房瑄作六葉圖序於是曹溪之禪法大行北  
宗門人遂立其師爲六祖以攘曹溪之統大  
炤以中宗制統神秀法衆都城傳教二十餘  
年如盧奕者咸附寂以排會故有七祖之稱  
而識者或未之許也公蓋與房次律輩咸歸  
心於南宗者故曰身許雙峰寺門求七祖禪  
身之所許者如此心之所求者如此其歸心  
於曹溪可知矣大鑿之門付囑最親稱孔門  
之顏子者無如荷澤法嗣最廣稱曹溪之冢  
子者無如南岳皆不稱七祖曹溪之後南岳  
青原是分五家斥荷澤爲知解宗徒亦不稱  
七祖獨孤及三祖碑云能公退老於曹溪其  
嗣無聞秀公傳普寂門徒萬升堂者六十三  
蓋大鑿之後衣止不傳亦不立七祖其師門  
之規矩如此所以息鬪諍於北宗定師傳於  
五葉也故曰門求七祖禪又曰余亦師粲可  
公之爲法門眼目者微矣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四登會府地三掌華陽兵

按舊書嚴武傳武初以御史中丞出爲綿州

刺史遷東川節度使再拜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劔南節度使三遷黃門侍郎拜成都尹恩前後三持節者是也惟史於武傳不記其遷拜出鎮之歲月而兩川之分合新舊書志表與諸書互異莫能歸一余詳考之兩川之分也舊書地理志云至德二載十月玄宗駕迴西京改蜀郡爲都府長史爲尹又分劔南西川東川各置節度使新書方鎮表亦同而唐會要則云上元元年二月分爲兩川會要

誤也先是稱劔南節度至是更號西川節度兼成都尹乾元二年以裴冕爲之令兩川分於上元則裴冕何得先兼成都尹乎武傳載上皇誥合劔兩川爲一道余謂合兩川非上皇誥而分兩川乃上皇誥蓋西內之後上皇之誥不行久矣此史誤也圖經云至德二載明皇幸蜀始分劔南爲東西二川西川治益州東川治梓州此其証也武以乾元元年六月貶州刺史未久而節度東川上元二年段子璋反東川節度使李奐敗奔成都武自東

川入朝當在奐前然則武之初鎮蓋在乾元上元之間也兩川之合也舊書志以爲廣德元年新書表以爲廣德二年唐會要則以廣德二年正月八日蓋皆在武三鎮之時舊書武傳云上皇誥以劍兩川合爲一道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則合兩川在武再鎮之日余謂舊書武傳是而志表諸書皆非也案高適傳劍南自玄宗還京後於綿益二州各置一節度適因出西山三城置戍論之疏奏不納後綿州副使段子璋反崔

光遠不能戢軍以適代光遠爲成都尹劍南西川使以適傳考之適論罷西川節度乃在子璋未反之前及子璋反李奐敗而光遠不能兼制東川故朝廷用適前論合兩川爲一而罷東川也光遠之罷也武實代之武召入以適代適失西山三州又以武代適實代武而武又代適謂適代光遠者誤也趙抃玉壘記曰上元二年東劍段子璋反李奐走成都崔光遠命花驚定平之縱兵剽掠士女至斷腕取金監軍按其罪冬十月恚死其月廷命

嚴武此武代光遠之證寶應元年杜有嚴中丞見過詩曰川合東西瞻使節系曰自東川除西川勅令兩川都節制此武再鎮時合兩川之證也李奐雖重有節度亦不能久於東川何自奐後直至張獻誠無一人除東川者乎故曰舊書武傳是而他皆非也若大曆初復分兩川舊書云在崔寧鎮蜀之後而方鎮表以爲元年會要及盧求成都記序以爲二年正月按元年杜鴻漸表張獻誠以山南西道兼領東川至二年而始定此又當以舊書會要爲是也舊書旣失之不詳多所牴牾而通鑑則尤爲踳駁武之初鎮通鑑旣失載而再鎮則載於寶應元年六月是年四月召武入朝二聖山陵爲修道使却云六月出鎮七月徐知道反以守劔閣武九月尚未出巴故杜有何路出巴山之句而云知道守要害拒武武不得進何背繆之甚也胡三省泥於通鑑乃云武只再鎮劔南唐書蓋因杜詩致有此誤則紕繆更不可言矣謹書之以俟博聞者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

魯言黃鶴輩敘杜詩年譜竝云開元二十五年後客遊齊趙從李白高適過汴州登吹臺而引壯遊昔游遣懷三詩爲證余考之非也以杜集考之贈李十二詩云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則李之遇杜在天寶三年乞歸之後然後同爲梁園泗水之游也東都贈李詩云李侯金閨彥脫

身事幽討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瑤草李陽米草堂集序云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遂就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於齊州紫極宮曾鞏序云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湖漢之間南游江淮至楚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來山竹溪入吳至長安明皇召見以爲翰林供奉頃之不令去北抵趙魏燕晉西陟邠岐歷商於至洛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浮淮泗再入吳轉涉金陵上秋浦抵潯陽記白游梁宋齊魯在



罷翰林之後竝與杜詩合魯城北同尋范十  
隱居詩不願論簪笏悠悠滄海情亦李去官  
後作也遣懷云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昔  
游云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壯游則云放  
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  
丘旁蘇侯據鞍喜忽如攜葛強在齊趙則云  
蘇侯在梁宋則云高李其朋游固區以別矣  
蘇侯注云監門胄曹蘇預卽源明也開元中  
源明客居徐兗天寶初舉進士詩獨舉蘇侯  
知杜之游齊趙在開元時而高李不與也以

李集考之書情則曰一朝去京國十載游梁  
園梁園吟則曰我浮黃雲去京關挂席欲進  
波連山天長水闊厭遠涉訪古始及平臺閒  
此去官後游梁宋之證與杜詩合也單父東  
樓秋夜送族弟沈之秦則云長安宮闕九天  
上此地曾經爲近臣屈平憔悴滯江潭亭伯  
流離放濼海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則曰醉  
別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言石門路重有金  
樽開此知李游單父後於魯郡石門與杜別  
也單父至兗州二百七十里蓋公輩游梁宋

後復至魯郡始言別也以高集考之東征賦  
曰歲在甲申秋窮季月高子游梁既久方適  
楚以超忽望君門之悠哉微先容以效拙姑  
不隱而不仕宜其漂淪而播越甲申爲天寶  
三載蓋適解封丘尉之後仍游梁宋亦卽李  
去翰林之年也登子賤琴堂賦詩序曰甲申  
歲適登子賤琴堂卽杜詩所謂晚登單父臺  
也以其時考之天寶三載杜在東都四載在  
齊州斯其與高李游之日乎李杜二公先後  
游跡如此年譜紕繆不可以不正段柯古酉

陽雜俎載堯祠別杜補闕之詩以謂別甫則  
宋人已知其誤矣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饑荒江詩  
得代懷興盡本韻

舊書本傳甫遊衡山寓居耒陽啗牛肉白酒  
一夕而卒於耒陽元稹墓誌扁舟下荆楚閒  
竟以寓卒旅殯岳陽公卒於耒陽殯於岳陽  
史誌皆可考據自呂汲公詩譜不明旅殯之  
義以謂是年夏還襄漢卒於岳陽於是王得  
臣魯豈黃鶴之徒紛紛聚訟謂子美未嘗卒

於耒陽又牽引回權等詩以爲是夏還襄漢之證案史崔寧殺郭英又楊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荆楚扁舟下峽此大曆三年也是年至江陵移居公安歲暮之岳陽明年之潭州此於詩可考也大曆五年夏避臧玠之亂入衡州史云泝沅湘流衡山寓居耒陽以卒明皇雜錄亦與史合安得反據詩譜而疑之其所引登舟歸秦諸詩皆四年秋冬潭州詩也斷不在耒陽之後回權詩有衡岳蒸池之句蓋五年夏入衡苦其炎暵思

回權爲襄漢之遊而不果也此詩在耒陽之前明矣安可據爲北還之證乎以詩考之大曆四年公終歲居潭而諸譜皆云是年春入潭旋之衡夏畏熱復還潭則又誤認回權詩爲是年作也作年譜者臆見揣度遂奮筆而書之其不可爲典要如此吾斷以史誌爲正曰子美三年下峽繇江陵公安之岳四年之潭五年之衡卒於耒陽殯於岳陽其他支離傳會盡削不載可也當逆旅顛顛之日涉旬不食一飽無時牛肉白酒何足以爲詭病而

雜然起爲公諱若夫劉斧之撫遺小說韓退之李元賓之僞詩三尺童子皆知笑之而諸人互相駁正以爲能事何足道哉

注杜詩略例

呂汲公大防作杜詩年譜以謂次第其出處之歲月略見其爲文之時得以考其辭力少而銳壯而肆老而嚴者如此汲公之意善矣亦約略言之耳後之爲年譜者紀年繫事互相排纒梁權道黃鶴魯登之徒用以編次後先年經月緯若親與子美游從而藉記其筆札者其無可援

據則穿鑿其詩之片言隻字而曲爲之說其亦近於愚矣今據吳若本識其大略某卷爲天寶未亂作某卷爲居秦州居成都居夔州作其系亂失次者略爲詮訂而諸家曲說一切削去

子美集皆天寶以後之作而編詩者繫某詩某詩於開元仍年譜之譌也子美與高李遊梁宋齊魯在天寶初太白放還之後而譜繫於開元二十五年故諸家因之耳舊史載高適代崔光遠爲成都尹譜以爲攝也遂大書於上元一年曰十月以蜀州刺史高適攝成都唐制節度使

關以行軍司馬攝知軍府事未聞以刺史也元微之墓誌載嗣子宗武譜以宗文爲早世也遂大書於大曆四年曰夏復回潭州宗文天按樊見小集序子美歿後宗文尚漂寓江陵也若此之類則愚而近於妄矣

杜詩昔號千家注今雖不可盡見亦略具於諸本中大抵蕪穢舛陋如出一轍其彼善於此者三家趙次公以箋釋文句爲事邊幅單窘少所發明其失也短蔡夢弼以摭摭子傳爲博泛濫踳駁昧於持擇其失也雜黃鶴以考訂史鑑爲

功支離割剝罔識指要其失也愚余於三家截長補短略存什一而已

注家錯繆不可悉數略舉數端以資隅反

一曰僞託古人世所傳僞蘇注卽宋人東坡事實朱文公云閩中鄭昂僞爲之也宋人註太白詩卽引僞杜注以注李而類書多誤引爲故實如贈李白詩何當拾瑤草注載東方朔與友人書元人編真仙通鑑本朝人編赤牘書記竝載入矣洪容齋謂疑誤後生者此也又注家所引唐史拾遺唐無此書亦出諸人僞撰

一曰偽造故事本無是事反用杜詩見句增減  
爲文傅以前人之事如偽蘇注碧山學士之爲  
張褒一錢看囊之爲阮孚昏黑上頭之爲嘗琮  
是也蜀人師古注尤可恨王翰卜鄰則造杜華  
母命華與翰卜鄰之事焦遂五斗則造焦遂口  
吃醉後雄譚之事流俗互相引據疑誤弘多  
一曰傅會前史注家引用前史真偽雜互如王  
羲之未嘗守永嘉而曰庭列五馬向秀在朝本  
不任職而曰繼杜預鎮荆此類如盲人瞽說不  
知何所來自而注家猶傳之

一曰僞撰人名有本無其名而僞撰以實之者  
如衛八處士之爲衛實惠荀之爲惠昭荀珣向  
鄉之爲向詢是也有本非其人而妄引以當之  
者如韋使君之爲韋宙馬將軍之爲馬璘顧文  
學之爲顧况蕭丞相之爲蕭華已公之爲齊已  
是也至前年渝州殺刺史一首注家妄撰渝遂  
刺史及叛賊之名而單復讀杜愚得遂繫之於  
譜尤爲可笑

一曰改竄古書有引用古文而添改者如慕容  
寶樗蒲得盧添袒跣大叫四字赭白馬賦用品

執驍騰爲句而蜀都賦觴以縹青一醉累月斷裂上下文以就蜀酒之句也有引用古詩而竄易者如庾信蒲城桑葉落改爲蒲城桑落酒陸機佳人眇天末改爲涼風起天末也此類文義違反大誤後學然而爲之者亦愚且陋矣

一曰顛倒事實有以前事爲後事者如白絲行以爲刺竇懷貞蕭京兆以爲哀蕭至忠是也有以後事爲前事者如悲青坂而以爲鄴城之役雍王節制而以爲朱滔李懷仙之屬是也

一曰強釋文義如掖垣竹埤梧十尋解之曰垣

之竹埤之梧長皆十尋有此句法乎如九重春色醉仙桃解之曰入朝飲酒其色如春有此文理乎此類皆足以疑誤末學削之不可勝削者也

一曰錯亂地里如注龍門則旁引禹貢之龍門不辨其在雒陽也注土門杏園則槩舉長安之土門杏園不辨其在河南也注馬邑則槩舉鴈門之馬邑不辨其在成州也諸家惟黃鶴頗知援據惜其不曉決擇耳

一曰妄系譜牒按唐宰相世系表杜預四子錫

躋耽尹襄陽杜氏出自預少子尹元禎墓誌云  
晉當陽侯下十世而生依執甫祭遠祖當陽君  
文稱十三葉孫甫甫爲預之後未知預四子誰  
爲甫之祖而舊譜以甫爲尹之後此何據也唐  
舊書杜易簡傳易簡襄州襄陽人周硤州刺史  
叔毗曾孫易簡從祖弟審言易簡審言同出叔  
毗下獲嘉爲甫高祖卽硤州之子也周書杜叔  
毗傳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陽祖乾光齊  
司徒右長史父漸梁邊城太守此世系之較然  
可考者也以世系表推之尹下六代爲襲池陽

侯洪泰與乾光爲行洪泰生二子祖悅顥與漸  
爲行顥生三子景仲景秀景恭與叔毗爲行叔  
毗景恭皆仕周其子皆仕隋叔毗之子爲廉卿  
則未知其爲易簡之祖歟審言之祖歟舊譜以  
叔毗爲顥子景仲叔毗竝系顥下紕繆極矣此  
不可不正也顏魯公撰杜濟神道碑爲征南十  
四代孫甫有示從孫濟詩斯爲合矣世系表濟  
與位同出景秀下竝征南十四代而詩稱從弟  
位抑又何歟宋人謂新唐宰相世系表承用逐  
家譜牒多所繆誤歐陽公略不筆削恐未可以



表爲據也姑書之以俟博聞者

宋人解杜詩一字一句皆有比託若僞蘇注之解屋上三重茅師古之解筍根稚子尤爲可笑者也黃魯直解春日憶李白詩曰庾信止於清新鮑照止於俊逸二家不能互兼所長渭北地寒故樹有花少實江東水鄉多蜃氣故雲色駭雜文體亦然欲與白細論此耳洪駒父詩話一老書生注杜詩云儒冠上服本乎天者親上以譬君子紈袴下服本乎地者親下以譬小人魯直之論何以異於此乎而老書生獨以見笑行

哉

杜集之傳於世者惟吳若本最爲近古它本不及也題下及行間細字諸本所謂公自注者多在焉而別注亦錯出其間余稍以意爲區別其類於自注者用朱字別注則用白字從本草之例若其字句異同則壹以吳本爲主間用它本參伍焉

宋人詞話以蜀人將進酒爲少陵作者蔡夢弼詩注載王維畫子美騎驢醉圖并子美斷句詩至於鄭虔愈瘡之說宗文斧臂之戲李觀墳土

之辯韓愈撫遺之詩皆委巷小人流傳之語君子所不道也飯顆山頭一詩雖出於孟棻本事而以謂譏其拘束非通人之譚也吾亦無取焉

列入相字文華督工鐫刻

